



用音畫朗誦詩作，用紀錄片轉譯時代 黃亞歷與《日曜日式散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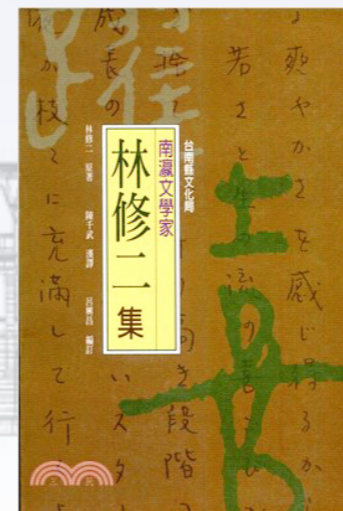
採訪撰文 | 翁皓怡

「我想要拍紀錄片很久了，但一直沒遇到真正有興趣的題材，直到碰到風車詩社，我才確定這就是我要拍的東西了。」《日曜日式散步者》導演黃亞歷憶起創作動機時說道。

榮獲201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和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競賽首獎的《日曜日式散步者》，以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團體「風車詩社」為題，回探詩人作品、生命經歷，以及彼時臺灣重要的歷史事件。面對龐大且類型多元的史料，創作者如何選擇？紀錄者的位置何在？又何以將詩的語言改編、轉譯成影像語言？本文專訪《日曜日式散步者》導演／編劇黃亞歷，從創作最純粹的靈光乍現片刻，談及爬梳史料，乃至在紀錄片中運用它們的方式。

從有感且能激發想像力的史料開始

一切的開端是黃亞歷無意間搜尋到一篇研究風車詩社以及代表詩人林修二的論文，被其中詩的分析打動，便去借了當時臺南縣文化局出版的《林修二集》，其中林修二敘述自己與法國詩人尚·考克多（Jean Cocteau）「見面」、「握手」的描繪讓他非常感動。彼時臺灣社會甫引進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等西方概念，也因為日本殖民，透過日文翻譯，與世界不斷產生對話，文化的輸入輸出正發生。



呂興昌 | 編訂 · 陳千武 | 譯 · 臺南縣文化局 | 出版

「對考克多來說，他可能根本不記得林修二，那也只是他握到的千萬雙手中的其中一雙，而考克多來臺這件事，反映出當時臺灣在世界上的位置，身為被殖民國，我們如何以自身回應世界？其實很複雜，但對林修二

來說，他與考克多的相遇就只是最純粹的，身為一個詩人，創作心念與『偶像』相連結的靈光時刻」。

於是這個說複雜也複雜，但也無比純粹的「交流」史料，被黃亞歷放入電影中。談及如何選擇史料，對黃亞歷來說，最大的重點就是自己是否「有感」。風車詩社三人各自留下不同史料，楊熾昌的文字中可見對於沒有創新的文壇之厭倦，以及想改革的抱負；李張瑞則以自己角度觀察、評論當時文壇作品，更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片中一段落引用李張瑞曾言自己去日本看過西洋電影回國後，就不再電影，「我好奇了，而如此來自詩人情感的斷簡殘篇實在難以補齊前後脈絡，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李張瑞到底看了哪部片，又是什麼原因使他不再看電影，但我深深著迷於這些充滿個人純粹情感的史料。」黃亞歷興奮與我們分享。



《風車》3號，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指定重要古物。



風車詩社同人合照，照片中人物分別為：楊熾昌（右後）、張良典（左後）、李張瑞（左前）、福井敬一（中前）、大田利一（右前）。

《日曜日式散步者》的史料編採從詩人出發，透過他們留下的詩作、散文，以及日記中關注或提及的議題，再去補齊彼時臺灣重要的歷史事件。正因自己並非以學術研究出發，不可能全面、地毯式地讀完所有相關論述，因此黃亞歷更關注作家們思想背後的問題意識，以及史料所能激發的想像力。

史料使用倫理與紀錄片的責任

除此之外，史料也不是創作者「想用就可以用」，黃亞歷回憶電影末段，時間敘至戰後白色恐怖時期，李張瑞的判決書和其生命

經歷。最初因為李氏家屬對史料的保護，黃亞歷無法公開使用判決書等內容，原決定將電影停在日治時期結束，「但我想，一個作家最後因為文學而犧牲生命，我怎麼能忽略這段重要的生命經歷？」於是黃亞歷寫了真誠的日文信給李氏家屬，這才解開誤會，爾後家屬非常歡迎黃亞歷前去調閱相關史料，更留下許多珍貴口述訪談紀錄。

之所以如此重視史料使用的倫理，乃因黃亞歷堅持這是一部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在國外參展時的類型歸納各異，當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時也引起討論，有著完整「劇本」，導演也掛名「編劇」的電影，

何以是紀錄片？「對我來說，因為我想要記錄的是活生生的人，以及真實存在的歷史，且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奠基在口述資料、歷史文獻上，所以我當時參加各影展時，唯一堅持的就是《日曜日式散步者》必須是一部紀錄片。不是劇情改編歷史，我不能想怎麼改編就怎麼改編，我有必須遵守的倫理和責任」。

重演與實驗的音畫，轉譯詩作

紀錄片的「編劇」可以說是黃亞歷對詩的理解與轉譯。比如片中以黑白檔案影像，配上朗誦詩的畫外音，剪接斷點和影像中動作與詩的音律相配合，就像彼時日本實驗電影，那是黃亞歷很直覺地對文字的感受，甚至正因為風車詩社詩作原文大多為日文，對不會日文的他來說，如何以音畫呈現那個「純音感」也是重要的嘗試。

另一轉譯則是片中重演的段落，團隊透過文獻和當年留下的照片，打造了一個家室內景，每一個物件——連留聲機的品牌——都是有考據的還原。「我們常常看著黑白照片在想像以前人的生活，但他們其實是彩色的啊！我想好好地呈現出那個時代的氛圍與精神。」

而家景的重演段落，大多截去演員的臉孔，彷彿都是這些「無頭」、身分曖昧的人物身體做著各式各樣動作，對此黃亞歷表

示，他刻意為之地以此強調歷史敘述不全的斷簡殘篇特性，及對影像傳統中長期以來臉孔主導敘事的反抗。透過這些「編劇」和音畫打造出的特殊影像風格，黃亞歷一再點出這是個關於「當代如何詮釋過去」的觀點。

從「現代性」反思「過去」的根

《日曜日式散步者》透過語言、音畫、史料編排的層層轉譯，不斷問的仍是：何謂臺灣文學？彼時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因此接收西化，被輸入多元的文化，彷彿不斷被從「外部」形塑「臺灣」的面貌。

「但我們一定要透過外面的、西方的框架與美學判準理解自身嗎？」黃亞歷透過創作叩問。回想起從與風車詩社的意外「相會」，到田調和拍攝，以及如今不斷將類型擴延——籌備電影展覽——的過程，黃亞歷覺得風車詩社給自己最大的啟發便是：「他們帶領我們接觸和面對當時襲來的『現代性』，但也繼續幫我們追問『過去』我們是怎麼樣的人？臺灣的文化內涵又是什麼？」

翁皓怡

臺大中、外文系畢，書寫電影與相關專訪，也從事影展工作。第八屆金馬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曾任酷兒影展影評人協會推薦獎評審，文章散見各藝文媒體與刊物。關注女性創作者，紀錄、實驗，與散文電影。Instagram：cathparadiso。